

册亨县志资料选集

第一辑

(内部发行)

一九八三年六月



前 言

国有史，方有志，族有谱，人有传，其理一揆。述往事，识兴衰，鉴往知来，承先启后，其意深远。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就提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故收集整理编写“地方志”是一件我国传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

粉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我们的国家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逐步健全；各民族间的友爱、平等获得新的发展；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显著地得到提高和改善。物富民丰，国家昌盛，是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之一，

也是“盛世修志”之期。

中共册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在党中央号召大写“地方志”的新形势下，成立以县委副书记岑极高为领导的“册亨县志编写委员会”。拨给经费，调配人员，组织编写班子，收集资料。编委全体工作人员，在县委领导下积极工作。由于我县地处边远山区，解放前，县城被土匪多次洗劫，政府机关档案荡然无存，民间又缺文史记载。这对编写“县志”工作，是一个困难。一年多来，通过各种会议，广为宣传，个别约稿，实地采访。“县志”工作，得到各方面同志的大力支持，热情帮助，克服困难，现已收集资料四十多万字。为了推动“县志”编写工作，编委决定，将资料整理汇编成《资料集》，陆续刊印。敬希文史爱好者，熟悉我县掌故、风土、民情的同志们，对《资料选辑》予以热情帮助。庶几今后撰写《县志》，无乖史实之弊，此亦编委“抛砖”之诚意。为抢救我县文史资料，编委特呼吁同志们大力为《县志》撰稿。

现将《册亨县志资料选集》第一辑付印。送有关部门和同志，请予批评指正。由于我们时间短，人手少，编辑水平低，更缺乏专业知识。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敬希帮助。

册亨县志编委

目 录

册亨的由来和历史

沿革.....覃发修(1)

抚今思昔话者楼.....唐世俊(8)

册亨的土地改革纪略.....宋乃贤(17)

册亨烈士陵园简介.....张其昌等(31)

伪政权内幕一瞥

——陈精亮与赵国华之争.....袁仁华(39)

双江区地理、物产简介.....韦广州(49)

乃言乡土简志.....罗 希(56)

册亨八景.....麟瑞氏作(63)

(覃发修、袁仁华、唐世俊收集整理)

沉睡的地下艺术宫

——郭家洞.....黄福春(71)

册中沿革.....(78)

(根据册亨民族中学一九八一年十月
二十日“册亨中学沿革”材料整理)

解放前册亨的体育

状况.....李鸿业(85)

碑石前言.....袁仁华(90)

望上石碑(原文)

.....文化馆曾传文收集(92)

宜哨石碑.....黄金贤、黄福春收集(97)

坝江乡规石碑.....

.....黄福健、黄福敏收集(99)

册亨的由来和历史沿革

覃 发 修

册亨早在七百多年前，就已开发。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册亨元置那历州，属管番民总管。明为广西泗城府所领红水江北岸地，属土官岑峰管食。厥后，岑氏势衰，侬绍周代领其地。明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年）鲁土营龙氏之妾名乜鲁奶子（即侬人）作乱。明廷檄古勘洞（明初改为泗城府）土官岑辉、广南土府侬泰，率王、陆、周三姓，各统兵五千余，分三路进兵，王由王母、珉球；岑、侬、周由威牛、安隆；陆由红水河、板坝三路会攻，议于高峰峻岭采哨插草为标记。经战年余，乃擒乜鲁，献俘京师。明廷勅岑凤英自泗城来，分龙氏所属册亨之地，以赏有功，赐五姓以土司之

职，将各插草标识之处，使五姓自行开辟，各自管业①。将册亨原名郎卧、楼浩，更名为“西堰”（布依语译音）。“西”简称卜西，即西帽铃，汉语译音即帽盒山（南屏山）。

“堰”是泓堰，即绿荫塘，在者楼河流经下汾寨左侧。据传土司曾在这两地修建房屋，开筑营盘，因而以两地出名的山水最后字音合称命名“西堰”。从此群众广为传用，用汉语谐音译成今名册亨②。

前人麟瑞氏曾写有《帽盒钓彩·浪淘沙》词云：“册阳诸大观，第一层峦，城南耸坂插云端。生成帽盒形奇异，一郡屏翰。登临眼界宽，更耐遥看，山麓清溪水漫漫。相传自古扎营地，故垒缺残。”

明朝以后，册亨先后属泗城府、思恩军民府、南笼府、兴义府、泗城州、西隆州、永丰州、贞丰州。

清康熙四年（1665年），改土归流，划西隆所属册亨为江外。清雍正三年（1725年），因古障黄尚文、捧钡阿九历年交斗，经安隆镇

蔡成贵讨平之后，至雍正五年（1727年）拨粤归黔，遂划江为界，江之南属广西，江之北归贵州。雍正六年，始改册亨分州隶属之永丰州，建文武衙署、置都司一，州同一，驻戍兵，设守卫，俨然边防重镇。同年建城垣，设流官，旋由清廷革除土司，而土司势力就愈浸衰③。

嘉庆二年（1797年），南笼府南乡当文、么塘、洞洒以韦朝元、王囊仙为首的少数民族起义，围攻南笼府城，歼灭南笼四乡地主武装取得胜利的同时，册亨起义，在王阿保的组织下，嘉庆二年正月初五把册亨城包围，严密封锁，截断外援，于二月二十一日攻打入城，事乱城陷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署州同陈浩，劝绅民整修。浩去，张元泰、王用仪等继之。咸丰三年（1853年），巴林涂令恒滋事，颓，州同刘静安捐献整修。同治三年（1864年）又遭攻毁。同治十二年（1873年），地方平靖委员李宸浩修补。光绪初年州同彭启商、高鸿文等历任都有添

建④。民国二年（1913年），改置册亨县。

册亨历年行政区划：清朝统治者，州同设从六品官一员，管理分州事务，下设户房、礼房、工房、兵房、刑房、吏房，共六房。

册亨州同所辖共有四甲半二十七个亭（见附表一）

分州设都司一员，负责地方治安，下设千总。边防要地，设把总若干员（又名汛官），

设：八渡汛驻八渡渡口；这年汛驻这年寨子；付家坡汛驻付家坡（又名老汛地）；辛未汛驻册阳辛未沟；塘房汛驻坡妹场口塘房。

民国二十四年册亨行政区划表（见附表二）

民国三十一年改设十二个乡镇行政区划表（见附表三）

解放初期，册亨隶属兴仁专区。兴仁专区撤销后，一九五二年改属兴义专区。一九五六年八月划归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九五八

年十一月划归安顺专区。同年十二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原册亨县，其辖区并入安龙县。一九六一年八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册亨县。一九六五年八月经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设立兴义专署，将册亨划归兴义专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国务院一五九次会议通过撤销册亨县，成立册亨布依族自治县。按省府安排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在册亨县城隆重举行自治县成立大会⑤。

册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行政区划表
(见附表四)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册亨县行政区划
(四个区、四十八个小乡) (见附表五)

一九五九年初至一九六一年七月与安龙并县大公社时期(共五个公社、二十一个管理

区) (见附表七)

一九六一年八月至一九六二年二月统计
(共六个区、二十五个公社) (见附表八)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统计行政区划为
六个区、三十八个公社 (见附表九)

上述资料, 摘自有关册亨历史资料记载,
以及在农村收集到的手抄本零星摘录。尽管力
求真实, 以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但由于无史
料参考, 了解情况不多, 加之水平有限, 错误
之处难免, 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注: ①民国《册亨乡土志略·地势沿革》
第1页, 土司遗制 (第29页)

②一九八一年县地名普查资料。

③民国《册亨乡土志略》第1页, 第29

页。

④《贵州通志·建置志三》第25页。

⑤（册亨1965年8月13日〔65〕办秘字第148号）文件。

⑥一九八一年六月地名普查时调查资料。

抚今思昔话者楼

唐 世 俊

位于贵州西南门户，盘江合流的夹角地带，山环水绕，层峦叠嶂的两千六百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以布依族为主的十五万七千多各族人民，这就是册亨县。册亨县的政治中心设在者楼镇。

者楼，掩映在绿树丛和芭蕉林中。清秀挺拔的高楼大厦，错落耸峙；宽阔平整的街道，四通八达；清波荡漾的者楼河，穿城而过；人文风物，皆具现代城镇规模。然而，这正在建设中的新兴城镇，却有她一番曲折的史话。

昔日的册亨县城，在距今者楼镇以西七公里的册阳镇。以布依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世代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作，繁衍

后代。据文献记载“册亨原名郎卧，楼浩（即今者楼）明季属土官岑峰所管食。厥后，岑氏势衰，侗绍周代领其地，乃易今名。雍正五年，鄂尔泰奏：“今若划江为界，江以南属之粤，江以北属之黔，则界线井然，防守稽查皆易为力”，“同年八月，以册亨、龙渣二甲，及岷皓半甲，剥（百）弼上甲，设册亨州同分理，又设游击、守备各一，把总二，兵五百防守（《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九》第十三、十四页）。册亨既然纳入建制，设流官，就要建城郭、修衙署、库房、兵舍。当时楼浩（即今者楼）是泗城（今广西凌云县）土知府派管册亨四甲半的巡检驻地。应是建城地点。但以地势低洼，四围山峦叠嶂，易攻难守，为兵家所忌，不宜建城而否定。另外也曾选议过仙鹅坪、南峨等地，均不适宜。几经周折，终以册阳而定。据传，册阳，位于青龙山之阳，当仙鹅坪（九头山）地脉之龙尾，为全县土石山交界处，地势险峻，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扼全县中枢，为建县城之佳地，因此始建县城于册

阳。

清雍正七年（1729）建城开始，历经乾隆嘉庆六十余年，城区人户发展到近二千户。但地势高亢，缺乏水源，每到冬季，人畜用水奇缺，要到离城四、五里的坡脚去取水。若遇火灾，只得瞪眼看其燃烧。二百多年间，受害者何止千家。且县城历经多次动乱，特别是嘉庆二年（1797），咸丰十一年（1861）两次城陷，几乎毁灭。所谓“易守难攻”已被事实推倒。民国时代，军阀割据，国民党内部分争，灾害频繁，城内人财，损伤殆尽。人民也曾多次议论搬迁县城，终因旧政府腐败无能。宦海荣华，尽管人民呼声贯耳，然当官的，确是“圣门之徒”，听而不闻。人民在痛苦的生活中挣扎，住户越来越少，至解放前夕，只剩三百来户人家。1936年罗骏超在《乡土志略》中曾哀叹道：“垦殖无力，地半荒废。徒拥宝藏，坐而患贫。”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才

能在荒原上建设自己的家园。册亨从一九五一年三月正式解放，到一九五七年县的政治中心仍在册阳镇。虽曰县城，却是屋宇破旧，居民稀少，市场萧条。笔者一九五二年到册阳时，仅有唯一的一家农民商店，一家小面馆，一个理发店。以后随着政权建设的发展，在县委领导下才逐步建立了医院、疟疾防治站、学校、民族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银行等国家企事业单位，县城逐渐发展兴旺。但是，缺水的根本弱点仍不能克服，一遇开会便要人挑马驮的运水。上午用的洗脸水，留到下晚洗脚，洗脚的水，还要留着喂牲口。也曾发生过几次小火灾，虽未造成大害，一到冬春枯水季节，风高物燥，亦是人人自危。人民需要改变环境，搬迁县城的呼声，愈来愈高。五三年第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以后，群众就开始酝酿，县委申报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七年经国务院批准，册亨县城由册阳迁驻者楼。两百多年来人民渴望而不能实现的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终于实现了。五八年初，县